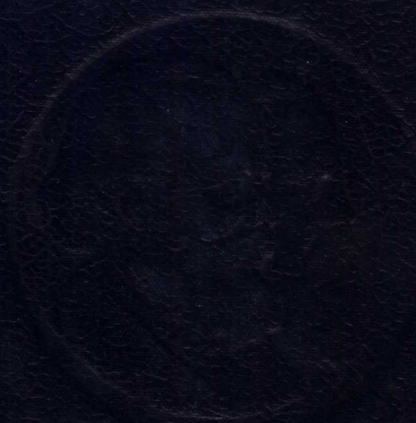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 民 出 版 社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七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900×1220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3\frac{7}{8}$ · 插頁 9 · 字數 552,000

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01·408 定價(四) 3.50元

第七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收集了1849年8月至1851年6月所写的著作。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中主要是从理論上来总结法国和德国1848—1849年革命战斗的經驗，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級的策略，为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而斗争。

1849年8月底馬克思来到倫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前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員很快也集中在这里，馬克思便和他們一起着手改組同盟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849年11月恩格斯抵达倫敦，他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馬克思和恩格斯为巩固无产阶级政党而开展了巨大的工作：他們尽力使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其领导核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組織）的工作活跃起来，他們参加了該协会創立的社会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見本卷附录中該委员会的文件），通过这种办法尽量把革命流亡者团结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周围。馬克思和恩格斯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活动家，如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以及英国左派宪章主义者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于1850年秋和他們一起創立了“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创办一个承繼光荣的“新萊茵报”的刊物，是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非常重要的方法。1850年1月在汉堡

开始发行的卡·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就是这样的刊物。

在本卷第一篇文章关于杂志发行的“启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規定了新刊物的任务：“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說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質，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刊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馬克思主义理論和策略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登載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一書中，比任何人都透彻地分析了法国革命事件的原因、性質和具体进程。恩格斯于1895年在为馬克思这本書写的导言中指出，如果說在“共产党宣言”中唯物主义历史观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新萊茵报”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这个理論解释了当前的政治事变，那末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給自己規定这样一个任务：“在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而典型的許多年的历史发展时期中，把所有各个政治事变的內在因果关系揭示出来，从而依据作者的一般見解把这些政治事变归因于終究是經濟原因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96頁）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理，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階級斗争、政党和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国家及其各种政体的作用，革命改造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意义——这一切在馬克思这本著作中都得到具体的闡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馬克思根据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經驗，在“法兰西階級斗争”中发展了他的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理論。他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車头”，它可以加快历史发展进程、發揮人民群众的巨大創造力，并且指出，19世紀革命中有决定意义的力量是无产階級。馬

克思証明，工人階級必須奪取政權，他在这里第一次運用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經典術語，闡明了這種專政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方面的任務。馬克思在这里談到，革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根本不同於在革命進程中破產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理論的，他這樣描寫了它的基本特點：“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間斷的革命，就是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把這種專政作為必經的過渡階段，以求達到根本消滅階級差別，消滅一切產生這些差別的生产關係，消滅一切和這些生产關係相適應的社會關係，改變一切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觀念。”（見本卷第 104 頁）馬克思的這個經典定義被當做科學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而列入了人類思想寶庫。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首次得出了一个精確的科學公式，簡明地表述了無產階級在社會的經濟改造方面的歷史任務：“占有生产資料，使其受聯合的工人階級支配，從而消滅僱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係。”（見本卷第 47 頁）科學共產主義以這個公式來毅然對抗在馬克思以前的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來對抗提出“財產共有”這種含糊要求的空想共產主義。

馬克思這本著作作用很大的篇幅來分析農民的狀況和作用、分析它和無產階級的相互關係。馬克思指出，法國農民遭受的剝削和工業無產階級遭受的剝削只是形式上不同，他們的剝削者是一個，即資本。農民把無產階級看作是他真正的保衛者和同盟者，因為“只有資本的傾覆，才能使農民地位提高，只有反對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政府，才能終結他們在經濟上的貧困和社會上的衰落。”（見本卷第 98 頁）這樣，馬克思根據法國階級鬥爭的經驗，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理論上的和政治上的結論：無產階級必須同農民結成聯盟。

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作為科學共產主義的經典著作而載入了史冊。但是，恩格斯於 1895 年在他為這本著作寫的導言中曾指出，該書夸大了資本主義的成熟程度和法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由此而產生了一個不正確的觀念，彷彿社會主義革命即將到來。恩格斯寫道：“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明顯地證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1 卷第 101 頁）資本主義生產那時還有很大的擴展力，整個說來還是沿上升線發展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於 1850 年 3 月所寫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以及他們在這個時期所寫的其他某些著作，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客觀前提也作了這樣過高的估計。弗·伊·列寧在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斷言革命臨近的這類錯誤時，曾經寫道：“但是，不斷提高全世界無產階級，使它超出渺小的、平庸的、芝麻大的任務的水平的革命思想的巨人所犯的**這類錯誤**，比起那些歌唱、哀號、呼呼和贊美關於革命的空虛、革命鬥爭的徒勞、反革命的‘立憲’日子的美妙的官僚自由主義的庸俗智慧要高尙、偉大千倍，在歷史上要珍貴、真實千倍。”（“列寧全集”第 4 版第 12 卷第 337—338 頁）

如果說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從理論上總結了法國革命的經驗，那末在 3 月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以及象弗·恩格斯的“**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和“**德國農民戰爭**”這些著作中，就總結了 1848—1849 年德國革命的經驗。

馬克思和恩格斯於 1850 年 3 月所寫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是科學共產主義的重要文獻之一。弗·伊·列寧認

为这个著作“很有意思，很有教益”（“列宁全集”第4版第8卷第433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盟書”中指出，“共产党宣言”所發揮的理論原理在革命进程中被完全証實了。同时在“同盟書”中闡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1848—1849年的革命經驗所提出的一些新問題，从而在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綱領和策略上向前大大地进了一步。

馬克思和恩格斯預料很快就会发生新的革命高潮，而这个高潮会首先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政权，因而在“同盟書”中說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他們証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迫切需要使德国无产阶级摆脱他們的影响。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贯彻从1849年春天起就規定了的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組織上完全分立的方針，他們在“同盟書”中特別強調指出，工人党在未来的革命中必須独立地、最有組織地进行活动。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首要任务是在德国建立工人党的秘密組織和公开組織，使同盟的所有秘密組織成为公开的工人团体的中心和核心，以便在这种工人团体中，在討論工人的立場和利益时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一切宗派主义，他們解釋道，无产阶级政党必須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来对付反动派，和他們結成临时同盟，但是必須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独立組織，实行不依賴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政策。

馬克思主义奠基者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書”中所确立的基本主导思想，就是不断革命的思想。不断革命論的基本原理早已包含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1849年登在“新萊茵报”上的許多文章中，而本卷收入的一些文章如“法兰西阶级斗争”

等又发展了这个学說。“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書”最为詳尽地表述了这一学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文件中写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使革命仅仅取得不大的资产阶级性質的改革，便希望赶快結束革命，而无产阶级政党則是要“不間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統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統治地位的国家內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間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說来，問題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見本卷第 292 頁）为了保証不断的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須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自治机关或工人俱乐部、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相并立；工人应当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放在工人群众的监督之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武装工人、組織独立的无产阶级自卫軍，是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必要条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把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学說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轉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論，并且根据俄国和其他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經驗制定了新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托洛茨基分子为了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內胜利的理論，曾經歪曲了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論；苏联共产党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从思想上击潰了托洛茨基分子。

本卷中的 6 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書”和 3 月的“同盟書”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前者也貫穿着必須尽快建立“革命

政党在全德各地的强大秘密組織”的思想；这个文件詳尽地叙述了同盟的状况，确定了同盟对待德国各派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的态度。

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書，不仅是一本历史著作，而且是目击者叙述的故事，是这里所記述的事件的积极参加者的生动証言。它深刻地分析了运动发生的原因，各階級各政党的立場，并且鮮明地描繪了运动的各个情节，中肯地評介了参加运动的各个活动家。恩格斯在这里严厉地批評了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領袖用漂亮的空話代替革命行动的作法，批評他們一直优柔寡断，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搖摆不定，以致出卖了革命运动。这本著作总结了人民群众在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最后阶段中的斗争經驗，包含了关于革命党在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中的策略的許多重要原理。

弗·恩格斯写的历史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同总结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經驗的任务也是有联系的。弗·恩格斯后来写道：“德国 1525 年革命和 1848—1849 年革命間的类似之处，是异常显眼的，以致使我当时不能完全不談它。”（“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1 卷第 616 頁）恩格斯在分析 16 世紀德国的革命事件时，从农民战争的历史和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經驗中得出許多重要結論。他指出，德国人民这两次强大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 16 世紀德国市民階級和 19 世紀德国資產階級采取了叛卖立場。正如弗·伊·列宁着重指出的，恩格斯还指出了这些运动的另一个共同的特点：“被压迫群众因其小資產階級生活地位的限制而行动分散，缺乏集中性。”（“列宁全集”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5 卷第 191 頁）这就是革命階級在德国人民两

次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中表現軟弱和遭受失敗的原因之一。同时，恩格斯还着重指出了这两次运动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而具有的重大区别。

恩格斯所以重視德国非常突出的一段革命斗争，还由于他希望德国到处精疲力竭和悲观失望的情况下，使人民記取他們追求革命解放的传统。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巧妙地描繪了16世紀中革命的农民和平民的战斗領袖的雄伟形象，并且指出农民群众中蘊藏着多么强大的革命精力。同时，恩格斯还說明，农民的特点使农民不能独立地把斗争进行到底。恩格斯这本著作的全部内容都証明，必須利用农民的革命可能性，农民同无产階級結成联盟有着巨大的意义。

“德国农民战争”是对德国整整的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卓越范例，在这种分析中，理論上非常深刻的总结和政治上非常尖銳的結論有机地結合起来了。恩格斯并没有想独立地研究資料（全部事实材料都是从德国历史学家威·戚美尔曼的一部書中引証来的），他在历史著作中第一次揭露了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社会經济的原因、当时发生的政治和宗教的斗争的階級本質，而德国资产階級的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却認为这种斗争“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爭論”（見本卷第399頁）。

書报評論和批判文章在本卷占有相当大的篇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文章反駁了革命无产階級在思想方面的敌人，揭穿了他們的立場的階級本質，尖銳地批判了他們大量的腐朽思想和反对革命运动的方法。

在針對基佐的小册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所写的書評中指出，就是从前经历过激烈的階級斗争和革命的进步资产階級

历史学家，也由于在这种斗争和革命面前心惊胆颤而完全丧失了解历史的能力，从而他们作为学者也就发现自己破产了。例如，基佐极力为他的政治活动进行辩护，拒绝对历史事件作阶级分析，用唯心主义的、政治和宗教的空话来代替科学研究。在针对基佐的小册子所写的评论中，精辟地分析了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社会前提，指出了这次革命的全欧意义及其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统治阶级的另一个著名思想家、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托马斯·卡莱尔也遭受了和基佐相同的命运。如果说从前卡莱尔由于反对了庸俗而小气的英国资产阶级，捍卫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宪章运动而起了一定的好作用，那末在1848年革命时期以及革命以后的时期便成了革命和民主的凶恶敌人。针对托·卡莱尔的“现代评论”所写的评论尖锐地批评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論，特别是他所宣传的“英雄崇拜”。评论证明，卡莱尔是怎样在崇拜个人、尊敬英雄的幌子下，维护甚至助长资产阶级的一切卑鄙行为。那些花言巧语归根到底完全是为了维护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奴役，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任何作用。和卡莱尔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在这篇评论中捍卫了唯物史观，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作用。

主观唯心主义的个人崇拜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及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中也流行得十分广泛，它在卡贝、魏特林及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信徒的第一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组织中也有一定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妨碍建立工人的阶级组织和发扬其独创精神。针对法国两个警察阿·谢努和律·德拉奥德的诬蔑性抨击文章所写的评论中，马克思主义奠

基者写道：“如果用倫勃朗的強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領導人——無論是在革命前的秘密組織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正式領導人——終於栩栩如生地描繪出來，那就太理想了。在現有的一切描繪中，始終沒有把這些人物真實地描繪出來，而只是把他們畫成一種官場人物，腳穿厚底靴，頭上繞着靈光圈。在這些形象被誇張了的拉斐爾式的畫象中，一切繪畫的真實性都消失了”（見本卷第 313 頁）。這篇評論還尖銳地批評了陰謀活動和宗派主義，指出了這些現象在工人運動中的惡劣作用。這裡強調指出，陰謀家的目的不是把革命無產階級組織起來，而是人為地加速革命的發展，“使革命成為毫不具備革命條件的即興詩。在他們看來，革命的唯一條件就是他們很好地組織的密謀活動”（見本卷第 321 頁）。這是些革命的煉丹術士，他們虛無主義地對待革命理論，他們輕視培養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的任務。

這些深刻的理論原理所反對的宗派主義陰謀分子即使在共產主義者同盟內部也很有勢力，因而很快就使得同盟發生分裂；所以對陰謀活動和宗派主義進行這種批評，對於同盟是非常有現實意義的。

本卷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書報評論和短評，批評了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袖和思想家（如路·西蒙、哥·金克爾等等）。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具體事例指出了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軟弱性，闡明了鞏固革命黨的手段即批評的意義。在“哥特弗利德·金克爾”一文中，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堅持了這樣一個思想：在革命和反革命發生決定性的搏鬥時，人民“應當站到革命的一邊，不管代表革命的是誰，是法國人也好，是中國人也好”。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革命利益的角度來觀察各民族間的相互關係，從而

制定的这个革命策略的基本原理，受到弗·伊·列宁的特別重視。

对道梅尔的著作的評論，揭露了由德国庸人們慣用的庸俗箴言拼凑起来的可怜著作，即道梅尔企图用以充作“新世紀的宗教”的这本著作的反革命性質。这本用从各种作者那里摘录来的引文所拼凑的作品，充滿了对下层人民的蔑視和对革命的恐惧，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这本书是被革命吓破胆的德国小市民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在思想上已經破产的显著証明。道梅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預先形成了后来的造神說；弗·伊·列宁把造神說描述为蠢笨的小市民所喜爱的自我直观，絕望和疲憊的市儈的思想。

本卷中对艾米尔·日拉丹写的“社会主义和捐稅”一書的評論，是繼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資產階級社会主义所作的批判。这篇評論对于資產階級稅收制度的本質，对于在資本主义农业中地产从集中到分散和从分散到集中的循环运动，发表了深刻的意見。評論同时对法国德國当时較为流行的資產階級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进行了尖銳的批評。恩格斯为“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所写的“废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无政府之友’”这篇未完成的手稿，与上述評論內容相近。在这篇手稿中对“废除国家”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評和对德国这种思想的根源的分析有很大的理論意义。

在乔·哈尼发行的“不列顛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評論”杂志上刊载的弗·恩格斯写的“10小时工作制問題”一文和在恩·琼斯主編的“寄語人民”杂志上刊载的卡·馬克思写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書，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同左派宪章主义者亲密合作的証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邀請他們亲近的拥护者为这些刊物写文章，这些人的作品也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下写成

的。为这些杂志写文章的目的，是要在英国无产阶级的刊物上宣传“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贯彻到英国工人运动中去。

恩格斯在“10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中证明说，不应当把在立法上对工作日的限制看做是工人运动的最終目的，采取同反动的敌人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办法，工人的状况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工人阶级“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見本卷第274頁）。恩格斯这篇文章，对英国无产阶级争取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斗争的意义，对縮短工作日对英国无产者在身体和精神的发展上的良好影响，是有些估计不足的。后来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这条法律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作了更全面的估价。

马克思的“法兰西宪法”一文是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的，它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以法兰西宪法为例指出，在资产阶级宪法中大肆吹嘘的民主权利，总是附带规定许多使民主权利化为乌有的例外和限制。马克思还指出了资产阶级立宪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宪法规定的“自由”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实际作法是互相脱节的。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有很大的理论意义。这些述评对许多国家当前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科学的分析，包含着许多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进程中得到证实的预测。比如，在1850年1月至2月所写的国际述评（一）中就预言俄国和土耳其将发生新战争，这次战争必然会转变为欧洲大战。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出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对于美国经济发展、世界贸易和大工业生产在欧洲大陆上取得胜利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

斯預測說，隨着美國經濟實力的蓬勃發展，歐洲老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和法國將會日益依賴於美國，這個預言也被証實了。“歐洲文明國家要不陷入象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樣在工商業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條件就是進行社會革命……”（見本卷第264頁）。恩格斯直到他逝世為止一直都抱有這種觀點，這一點從他在1892年所寫的“美國總統的選舉”一文中可以看得出來。國際述評（一）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中國革命將會獲得勝利。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國際述評中根據1848年革命經驗論證了“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一個原理，即經濟危機是革命危機的最強大的杠桿之一，而另一方面，“繁榮的恢復會破壞革命，會為反動派的勝利創造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184頁）如果說在頭兩篇國際述評中還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預料經濟危機很快就會到來，新的革命高漲也會隨而產生，那末在最後一篇述評（1850年5月至10月）中，他們直截了當地說，資本主義國家已進入工業繁榮時期，因此革命運動的新高漲暫時是根本談不到的。“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有可能。”（見本卷第514頁）

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從這個結論出發，確定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新策略，並且同宗派主義陰謀活動分子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因為這些分子用唯心主義的唯意志論觀點代替了對歷史條件的客觀分析，促使同盟走上為時過早的發動和陰謀顛復活動的道路。馬克思和恩格斯同為了網羅同盟者而和小資產階級首領結成無原則的聯盟的維利希和沙佩爾冒險集團進行了鬥爭，結果共產主義者同盟1850年9月發生分裂，這個集團從同盟中被開除出去。

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便退出了多数会员拥护維利希和沙佩尔集团的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同完全与分裂分子团结一致的倫敦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亚当、維迪尔、巴特尔米等）断絕了关系。本卷中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退出倫敦教育协会的声明，致亚当、巴特尔米和維迪尔的信件，以及附录中关于中央委员会迁往科倫的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決議”和其他許多文件，都反映了馬克思主义奠基者反对維利希和沙佩尔集团的斗争。

編入本卷的弗·恩格斯的手稿“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不是为报刊写的，照恩格斯的說法，是“一种自己进行練習的作品”。这篇手稿对18世紀末期以来欧洲各国的軍事发展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对这些国家在19世紀中叶軍事經濟的潜力作了闡述。恩格斯在这篇手稿中对于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軍队中的軍事艺术发展道路，发表了許多深刻的意見。他指出，这种軍队将拥有空前的实力，因为它们群众的群众性、机动性和突击力量不断增强的基础，将是新社会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技术和文化的大大发展。

本卷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致許多报館編輯部的一批公开的信件和声明，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1851年在团结革命流亡者方面的实际活动。其中一部分文件的内容是揭露欧洲各国反动专制的和资产阶级的政府的諜报制度和對革命流亡者所进行的迫害活动。

* * *

本卷所刊载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10篇在全集第一版中没有收入；其中有些著作在第1版第8卷（1930年）的序言中只